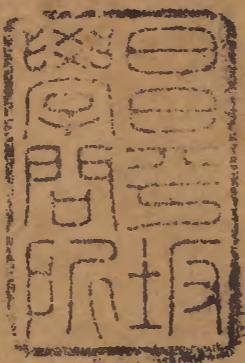


漢書

紀四之六



				漢書門類
		五〇一六		
三二二六	四二二六			
冊架函號類				

庫文閣內			
二九	五〇一六		漢書
函架	冊架	冊架	
冊架	冊架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6	
冊數		32	(3)
函號		279	52

正史廿六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書帝紀卷四

文帝紀

漢書文庫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

高祖中子也母

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

漢雅隆曰
孝文紀本
史記原文
補入數語
而諸善政
悉其詔中
以故皆整
可觀云

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懷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

史記十七
年上有太
后薄氏之

即位七年
班氏去之
剛此十七
年者不明

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
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
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
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

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

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

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

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

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

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

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

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

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

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以荆灼龜文正橫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

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

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代王曰寡人固已為

王又何王乎十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

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

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

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

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張武等六

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

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

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

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

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

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閏月已

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

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

按史記馳之長安馳至渭橋馳入代邸三用馳字有應變稱速

漢書帝紀 卷四

文穎曰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

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

子師古曰不詳其有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

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

子侯表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頹為林光侯蕭何

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

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

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

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

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

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

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

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

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

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

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宋祁曰南本不許為長若曰不詳其爵位則高后元年已立三王二侯而弘又為帝非不詳也

交高帝弟也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

師古曰各依職位

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

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漢書中紀
卷四

駕者侍中駝乘奉車
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

謂案行也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

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謀為大

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

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

得牛若干頭酒若干

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

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

古曰脯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

脯服音是也字

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

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

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

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

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

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

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

漢書中紀

卷四

四

耶

誅其初欲

立廢王女

封以城陽

二年而後

勃之下踰

其功于平

逆帝乃列

楚親誅二

童報齊約

王德布

少

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

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

有罪并其家室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後慝滿也師古曰慝快也今縱不能

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而古禪字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謂天下

何以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更歷也明於

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

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

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

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

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

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

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

穆史記以

呂氏所奪

句次于淮

嬰為六尉

下疑衍班

據移入十

此其當

按史記此

紀載除收

祭詔文班

據移入刑

法志內

上曰以下

疑是面論

有司之語

乃以子啓

為太子時

帝即易財

數月有司

之疑白文

帝之謙讓

皆可為後

世法

愛禮陰三

戶計莫不

長壽班史
去不字是

以能爾者以承
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

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

帝設之以撫海內

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

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

宜建謂適嗣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

宜子啓最長

文穎曰景帝名

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

為後者即得賜爵

封將軍薄昭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有司請

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

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

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亾

服虔曰阡音反阡之阡孟康曰阡音屋檐之檐如淳

曰阡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竝通

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省視也

為民父

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

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

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

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

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

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反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接振貸意
老二詔史
記所不載

師古曰使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

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

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

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

尉自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之也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

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

行音下孟反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刑者

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耐能任其罪

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言人

十七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

物令條王莽曰有此大變而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

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

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師古曰自

者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

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

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

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

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

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

王莽曰有此大變而
卒無其應
由文帝修
德以強之
耳

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

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

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鄆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鄆乎鄆

音一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

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矜欣靡有

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

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十

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器

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

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

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

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

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

躬是則於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丘濬曰此後世人主

愛禮禮曰

聖託于日

有食之下

書十二月

望日又食

此變異之

大者而下

詔修省曾

不言及當

是行又以

歐班史削

之而先行

志中辨不

載

國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

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食與夫地震川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賢遠為故事

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

以便民師古曰繇音係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

非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憫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

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

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克

事而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春正

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蹈藉也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謫作

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

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

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

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

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邵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如淳曰欲有進者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誹謗之木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

立於旌下言之去之今乃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妖同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

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祝詛後吏以爲大

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抵觸也師古曰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

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

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

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詔曰農天下之

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

不遂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

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

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

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

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

許應元曰
衛將軍既

領南北軍
故罷太尉

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

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

秦林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

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

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

曰里別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留游太原

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

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

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

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

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

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

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

之去而來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

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

漢書紀四

卷四

十一

脫一居字
後更記四
年五年缺
不書

劉濞口高
帝詔六賊
興居去來
諸赦之今
此亦當
之與興居
居居去來
皆赦一蓋

鍾人傑曰
即高帝豐
沛之意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

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疾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諫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

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

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

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

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古者或用檠或用繒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檠音啓詔曰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關開也

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

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

師古曰樹謂莸殖也

而功未興是吏

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

陳仁子曰
惠帝四年

置孝悌方田復其身

呂后置孝悌力田二

千石至文帝復有常

自蓋識王道規模矣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

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

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

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

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

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

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

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夏桑之禮制也

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語在郊祀志五月除

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

焉今塵身從事晉灼曰塵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

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未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其於勸農之

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鉗侯孫單以

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

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卽

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

劉涿曰謂疑作焉

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

申教令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

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以東陽侯

張相如為太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

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

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師古

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

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

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木字作福

假借用耳同音倍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

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

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

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丘濬曰按賢良極諫

科始此

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

鼂錯傳

錯音干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

非渭城也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

為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

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祥也

冬十月新

垣平詐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

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閒者數

年比不登

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

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

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

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

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蕃

亦多也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

按此詔史記不載

陳仁子曰帝在位幾

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

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械張晏曰秦昭王所作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

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

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

勤勞不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

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

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論其內志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

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

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韋昭曰使

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

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

與朕俱弃細過借之大道

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

結兄弟之義

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

按三年至五年史記缺不書

歷觀諸詔雖禮樂制廢缺然而議論詞章足冠千古

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

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今

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

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

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

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

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

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

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宗正

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棹說是也

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

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以備胡夏四月大旱

蝗師古曰蝗即蝻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蝻蝗音胡光反蝻音鍾令諸侯無入貢

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

倉廩以賑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廩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廩民得買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

三年壽四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

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鍾人傳曰

和魏方三

幸而匈奴

大人夷性

之無常如

此

凌稚隆曰文帝學童老短夾一詔亦清淨

無為之餘

漢書帝紀

卷四

十九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

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

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以罹寒暑之數師古

日罹音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神

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

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

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內

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

竇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

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賜

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

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

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師古曰施廢嘗欲作

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

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賈

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誼曰身衣皂綈師

落頁

凌雅略曰

按此史記

拾紀中所

未盡載者

而總書于

紀之尾以

著文帝德

化之成而

班掾用之

為替惟結

漢書帝紀

卷四

十九

以仁哉二
字斷之云

古曰弋黑色也。紼厚繒。紼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

繡以示郭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

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

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

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

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

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

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首

反 巨衣 嗚呼仁哉

許應元曰。既罷太尉官。及與居反。乃置大將軍。景帝時。又並置大將軍。太尉。武帝初。田蚡為太尉。其

後廢。而衛青為大將軍。其實一官也。司馬光曰。魏文帝稱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

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

言得之。真德秀曰。文帝即位十二三年間。減租稅半者。再除租稅者。一。後世人主。未有能及之者。豈非躬行

節儉之效歟。陳仁子曰。帝嘗問。誼言鬼神之事矣。至是無乃有

悟于心乎。今茲增祀無祈之語。即前時因豐年祀

上帝意也。可謂寓意而不留意。又曰。仁未易言也。仁有本有末。曰賑貸。曰養老。曰

賜租。此末也。和匈奴而不輕用兵。惜露臺而不輕用民。身衣弋紼而不輕用財。此本也。若帝日用兵

勞民傷財。雖今年賑貸。明年養老。又烏得人人悅之哉。所可恨者。獄周勃而無待大臣之仁。殺薄昭而無待外戚之仁。遷淮南厲王而無睦族屬之仁。此瑜不掩瑕也。若帝更盡善。此雖孔聖。亦以仁許之。豈特固哉。

許應元曰。用新垣平言。沒五廟。乃始郊。見五帝。非禮也。文帝賢君。而微好鬼神之事。前席賈生時略。可窺其微矣。

楊慎曰。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王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歷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

邵寶曰。短喪之令。出於漢文。而行于景。天下後世言不遵不歸之景。而歸之文。何也。文賢者也。以賢者為父。且為君。景烏得而違之。是故責文而舍景。亦春秋之意也。

漢書帝紀卷五

景帝紀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

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

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

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

劉放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

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

方者亦稱
祖商祖甲
夏也

以明功也。高廟酎。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

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

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酎奏文始

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

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

師古曰耆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

曰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

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

師古曰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

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

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

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

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

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

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

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

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

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

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俎天子凡臨祭宗廟皆

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

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硯陘

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硯謂硯塉瘠薄也陘謂漏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硯音若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

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

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

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五月令田半和秋七月詔

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

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

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

者論決太輕故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師古曰著音

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

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其與飲食計償

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

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宅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

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奇李

日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

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

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傳。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傳讀曰附春三月立皇子德

為河間王闕為臨江王。師古曰闕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

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大

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

何孫係為列侯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

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父嗣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子恢說不孝謀反

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

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

子當坐者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弃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

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

災吳王濞膠西王邛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

曰辟音壁又音關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

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

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二錯師古曰晁古朝字

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

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

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

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楚元王子執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朕音藝朕不忍加法除

其籍母令汚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

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

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

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

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

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单于

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

凌稚隆曰班氏書斷以謝七國不見王之非罪不若史記書論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

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

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

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

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

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

奏諡誅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誅

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

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

奏諡誅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名

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

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

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

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王薨遣光祿大夫

弔襚祠贈

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贈師古曰襚音遂贈音芳鳳反

視喪事

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

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匈奴入燕改磔曰弃市應

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弃市殺之於市也謂

之弃市者取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也磔音竹容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

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災為

太守郡尉為都尉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

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

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春抑損其權

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廼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

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

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為謬夏旱禁酤酒

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

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

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

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夏蝗秋赦徒作陽

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

割執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秋八月巳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

師古曰亦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

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

貨賂為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

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

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

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

錢偽黃金弃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

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

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夏

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

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亡度

反六百石位大夫

吳居曰按等威之辨國體攸關此語可少

劉敞曰此年紀事十一月在年終亦誤

試章其得之

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輒以簾為之。或用華如淳曰轡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卽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

轡音甫元反輒音方遠反。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

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王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

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

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藥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

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言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

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未備曰景
帝此語意
非不美然
太子以侵
廟壘尉尉
受之不問
丞相以買
廷議獄徒
殺之不問
御史大夫

漢書卷之九

爲國勸
聽伏家族

殺之不問
用刑如是

詔令日下
何益哉

曠仁子曰
景帝恭儉

之政自文
帝家法中

乘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

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

反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沒入者

沒入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絳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

古曰瓚說是也絳會也會五絳者今謂之錯絳非纂也紅讀曰功絳音十內反條音它牢反農事

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

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

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攘弱衆毋暴寡

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

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許僞爲吏張晏曰以詐僞人爲

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賂爲

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蚌賊也師古曰漁

言若漁獵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奸

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爲

漢書卷之九

盜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

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

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

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

曰在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

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

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

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

賤也開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

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師古曰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雇庸二千

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

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遺詔賜

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八匹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

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

西葬陽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

文景美矣

凌稚隆曰史記景紀非太史公筆乃褚少孫取班書而補之者亦僅撮其綱爾不及班書遠甚

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于景帝世謂典客為大鴻臚

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

表誤也

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尤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于此追

舉最後官名耳

劉攽曰武帝時改王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後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

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爾

王世貞曰景有三寃臣焉大夫錯丞相亞夫臨江

王榮嗚呼文德遠矣

蘇轍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

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

比也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

惟不改其恭儉故耳

吳京曰論民風國勢文景齊驅論道德功業景不

逮文遠矣

漢書帝紀卷六

武帝紀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叔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

母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為膠東

王七歲為皇太子母為皇后十六歲後三年

師古曰景帝後

三

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

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

田蚡勝皆為列侯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

丘濬曰後世竊任母竊此為之兆

武紀校子

長溫潤兩

雅弟風神

差短耳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丞相師古曰綰師古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

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為法賞不失

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術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

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

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

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木則作師然則於鄉里先者艾奉高

年古之道也師古曰五十日者五十日艾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

竭盡呂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呂孝心闕焉

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呂上本無已字已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鬻

鬻音之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六反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五月詔曰河海潤千

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為歲事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造之歲以為

常故曰為曲加禮如淳曰祭禮赦吳楚七國祭輪在

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曰帑讀與

同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

人其省萬人罷苑馬呂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

禁百姓不得芻牧采

之相業他 無謂而 此一節加 子藩書一 等矣史稱 武帝之美 曰罷黜百 家籍之功 可少哉 陳仁子曰 漢代以敬 老為法始 于文帝成 于武帝又 寧宣帝

丘濬曰聘賢而迎之

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

漢時猶有古意

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

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

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丞相嬰

楊慎曰楊言如日光

太尉蚡免師古曰實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

如日也焉言有不定

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

有也楊為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巨濬曰卽位纔一年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賜徙茂陵者戶

古人不以

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卽平門

豫凶事為忌

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便讀如本字秋七月有星

又曰書河溢始此

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

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閩越圍東甌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

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

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

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月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師古曰又置五經博士新鑄作也

丘濬曰五經自秦

漢書卷六

後至漢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至是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靡然以為世業武帝有功儒教故

夏四月平原君薨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耳便讀如本字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

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臣贊曰以長星見故為元光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

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也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德及

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春師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春來賀即謂此北發渠搜臣贊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為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

漢書帝紀 卷六 三

丘濬曰後世人主改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西氏羌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也氏音下奚反星辰不孛日月不

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

虜何施而臻此與師古曰虜讀曰呼嗚虜嘆辭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

廟夙興且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

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且大也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

業休德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

敏不能遠德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師古曰篇

王事之體受策察問成以書對著之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未

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師古曰五帝之時也春詔問公卿

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媢侵盜亡已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媢與慢同邊境被害朕甚

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

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

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

漢書卷六

漢書卷六

真德秀曰
考本傳仲舒所對在
建元初與
此不同時
蓋紀誤也
茅坤曰覽
此詔武帝
已有喜功
生事之憂
吳富時
政能明大
體籌國計
開陳利害
以抑絕之
猶易及用
寒無功則
侯亦吉勝

後惟隆曰
上參堯舜
象一犯一
段下配三
王應成康
形錯不用
一段

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

蓋不攻取已此所以

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歿

師古曰首為此謀而反不進擊

與兵相終始者五十餘年而漢幾為亡秦

匈奴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續楚夫按王恢等議詳匈奴傳中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夏五月封高

禮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汜音敷劍

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淬音干內反

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

師古曰以黨灌夫也

非因救河自起官也

卯丞相蚡薨夏四月殞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

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

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

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六年冬初算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春穿漕渠通渭

如淳曰木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凌稚隆曰陳后以巫蠱廢相連誅者三百餘人詳具外戚傳

武急賢如

山

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初算商車板武紀書初算商車

所以志變

漢之始也
與春秋書

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應劭曰匈奴單

初稅同意于祭天大會諸國名其處為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

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聞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

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

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師古曰肖似也不肖

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才之人也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

禁文頴曰少吏小吏也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

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

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嫁反而又加法於

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恥

改行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復奉正義厥路亡繇師古曰一繇重刑無因從

正道也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夏大旱蝗六月

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

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為本始五帝三王

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

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

陳仁子曰武帝刻于待民而厚于待士舉茂材舉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猶近周旅師書孝悌睦

端堂正書
德行道統
遺意不專
尚言語文

辭者
吳京曰詔

辭音懇切
頓本岩塞

有鼓聲揚
髭之意吉

釋漢世得
人武帝為

益著以此

人也復音方目反選豪俊講文學師古曰講謂和習之稽叅政事祈進

民心師古曰祈求也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

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

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云闔

郡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

雍讀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守尉縣之令長將何以

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崇鄉黨之訓哉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

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

士壹適謂之好德服虔曰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迺加九錫臣瓚曰九錫勸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

似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太傅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古是也不貢士壹則

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

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斥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目

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

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

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
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師古

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詩云九變復貫知言

之選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

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朕嘉唐虞

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師古曰追觀舊迹以知新政而為鑒戒其赦天

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

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又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秋匈奴入遼

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門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

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

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服虔曰穢猶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

窮于大海晉灼曰歲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歲君之名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

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

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穎曰慈愛也願呂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

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矣

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

愛稚隆曰
按者侯表
與菑川王
傳皆云菑
川王志以
元光五年
慶而願以
元朔二年
賜几杖為
菑川王志

漢書帝紀 卷六

誤矣

茅坤曰即

衆建諸侯

而分其稅

之意

李息出雲中至高關

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西至符

離

師古曰幕北塞名也

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

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

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呂生于茂陵秋燕王定國

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

長文所呂見愛也

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

以見仁愛之道見謂

呂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

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夏匈奴入代

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

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

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

朔方高關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

呂禮風之呂樂

師古曰風教也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

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

士而進于朝也一曰方謂方正也

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

禮。呂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逸之文而典禮學太常其議予博士弟

子崇鄉黨之化。呂厲賢材焉。師古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呂

獎厲賢材之人。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師古曰公孫弘學者益

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

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

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

臣噴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贊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即今之突厥

中磧耳李陵歌曰經萬里兮渡沙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

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曰朕

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

也。師古曰復因也音扶日反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哀公曰論臣

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景公曰節用。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

尼曰政在節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今中國一統。

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

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

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被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復克獲。師古曰仍頻也

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師古

曰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物一重為一馳也

呂寵戰士

元符元年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符也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鬣蹄一角角端有肉作白麟之歌十一

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

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

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等爵民為父後者一級

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師古曰尚書咎繇謨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

傷則心憊怛師古曰憊痛也怛悼也憊音干感反怛音丁曷反日者淮南衡

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師古曰怵者誘也音如戊

亥之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

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月耄或置於

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

送至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宜詔書之文賜縣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曰

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呂上米人三

石有寃失職使者呂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縣鄉

即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

聚也贅音之銳反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

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

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鑿臯蘭下則此山也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

吾水中應劭曰在朔方北也南越獻馴象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

能言鳥師古曰即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葛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

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將軍去病公孫敖

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

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

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

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江都王建

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

日昆音下問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

鍾人傑曰
讀說紀至
降地置郡
真魏魏大

業也哉

漢書帝紀 卷六

以處之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呂其地為武威酒

泉郡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

少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

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呂名聞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

池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貴者為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

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

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

稽凡七千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

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為幣朝覲

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見食貨志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

也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

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

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接也青至幕北圍單

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闔顏山乃還鄧展曰闔音填塞之填去病

漢書帝紀 卷六

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

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兩軍戰無戰字士死者數萬人前

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師古曰傳

寫者誤以右為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

地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罷

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本金上有百字臣下

至乘從者帛晉灼曰乘騎諸從者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夏

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

王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初作誥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勅封拜諸侯王

策文亦是也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李奇曰幣見武五子傳

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為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農傷而末眾

師古曰未謂工商也又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

故改幣呂約之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以檢約姦邪稽諸往古

制宜於今師古曰稽考也廢期有月如淳曰期音暮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暮有

餘月而山澤之民未論師古曰未論者未曉告示之意夫仁行而從

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

所安殊路。而橋虔吏因乘執呂侵蒸庶邪。

韋昭曰凡稱詐為矯

強取為虔師古曰橋與矯同

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

分循行天下。

師古曰褚大也

存問鰥寡廢疾。無呂自振業者

貸與之。諭三老孝弟。呂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

行在所。

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

朕嘉賢者樂

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奇曰設士有殊才

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

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

被任用也冤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

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師古曰野

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為政尚細刻

郡國有所呂為便者。上丞相御史

臣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

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得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

相青翟下獄死。

師古曰莊青翟

春。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

三月。大雨雪。夏大水。

關東餓死者。呂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為仁也。不憚艱難。是為義也

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

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

王維植曰漢人不經所以為言。其下雖難。然多以教化仁政為言。而略不及于法令。征賦此猶

有古人尚
德不尚刑
之遺意

凌雅隆曰
漢據義統
傳言其之
合當是六
年冬

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

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尼者具舉臣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

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濶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以故關為

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呂其半與之

孟康曰有不輸稅令

民得告言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關東郡

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有罪廢徙

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

汾陰脽上

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

禮畢行幸滎陽還

至洛陽詔曰祭地翼州

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翼州地也周時乃分為并

州爾雅曰兩河間曰翼州

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

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

詢問耆老廼得孳子嘉其封嘉為周子

南君呂奉周祀

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例不先言姓而後

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

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

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

馬生渥洼水中師古曰渥音握作寶鼎天馬之歌立

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應劭曰隴隴陁坂也登空

同山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音差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

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師古曰祠太一朝日也見音明電反

夕月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詔曰朕呂眇

身託于王侯之上師古曰眇細末也德未能綏民綏安也民或

饑寒故巡祭后土后祈豐年冀州隄壞廼顯文鼎獲

薦於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

兢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呂

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

望見泰一修天文禮文穎曰禮祭也師古曰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辛卯

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應劭曰先

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齋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朕甚念

年歲未成登師古曰登謂百穀成飭躬齊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較同丁酉

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

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

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墓關

師古曰鼃也似蝦墓而

長脚其色青音下媧反蝦音遐墓音麻龜音莫幸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

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

蕪林曰滇音控柱之

控師古曰音丈庚反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日甲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

皆將罪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

應劭曰亦

越人也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音番禺尉佗所都

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

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

要斬西羌眾十萬人及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音鉄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

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

之行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

至左邑桐鄉

師古曰左

邑河東之縣也桐鄉其鄉名也

聞南越破呂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

得呂嘉首呂為獲嘉縣馳義侯遺

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師古曰便音頻面反遂定越

地呂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

耳郡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

甘反字本作瞻肩三寸儋音丁定西南夷呂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

文山郡孟康曰雋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犂都也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

韓說中尉王溫舒山會稽山本用樓船將軍楊僕讀曰悅

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臣瓚曰浮沮井

名在匈奴中沮音子閭反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置

張掖敦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秦山故改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末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

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

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勃

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

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

匈奴讐焉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曰在上郡

莫言帝已

鐘人傑曰 唯秦皇漢 武有此維

周陽縣有黃帝冢

廼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

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

文穎曰獲

駁庶見夏后啟母石

師古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

駁曰此石本名啟

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

石後人又誤畫出啟字

翌日親登嵩高

翌明也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

萬歲者三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為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

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登禮

罔不答

師古曰言登禮於神無不答應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韋昭曰嵩

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云

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

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

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獨給祠

復亡所與

師古曰與讀曰預

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

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

用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滕書秘語在郊祀志降坐明

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吐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非亦薄也故用事八神

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大壇西南開除八

劉敞曰八神則郊祀

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

弘休。師古曰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為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其赦天下賜

雲陽都百戶牛酒。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也作芝房之

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

詵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

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

服者呂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

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二百里內皆來

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呂其地為樂

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番音普安反臣贊曰屯音豚菟音杜

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民左將軍荀詵坐

爭功棄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氏人反分徙酒

泉郡。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

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

名鳴澤澤名皆在涿郡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

朕躬祭后土地祗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服虔曰燭音炷

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其赦

汾陰夏陽中都成罪臣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

年租賦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夏大旱民多暵歔如淳曰暵音

熱而疾也秋呂匈奴弱可遂臣服廼遣使說之單于使來

成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在南郡望祀虞舜于九嶷

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登瀛天

柱山瀛縣名瀛音與潛同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

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

軸艫音盧薄樅陽而出縣名樅音千松反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

至琅邪竝海師古曰竝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

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祀高祖于明堂呂配

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夏

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呂合泰山

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合致於太山然後修封總祭饗也上天見象增修封

禪師古曰見謂顯示也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

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

李坤曰雄
傑之氣

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
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蹏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士或有負俗之累

之即奔立則蹏人也蹏音徒計反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

字本作要後通用耳覆駕者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蹏音士各反弛音式爾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

察吏民有茂村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可為將相及

使絕國者師古曰絕遠之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

化或為黃金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祭后

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歿呂下賜天下貧民布帛

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

軍郭昌將呂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冬十月行幸秦

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

臺災十二月檀高里伏儼曰山名祠后土東臨渤海

丘濟曰冬
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
至日千載
之日至所
謂曆元也

武帝始欲用夏正而

天道遽與之合符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豈偶然哉

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

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即建章宮之闕也夏五月正歷呂正月為歲首師古曰謂

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石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

文不足五字者以之是之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服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築塞外受降城秋八月

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師古曰在慶也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北臘如淳曰腰音樓漢儀注立秋驅腰伏儼曰腰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腰祭名也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

日出臘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腰之祭也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盡反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姝歿

呂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秋蝗

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師古曰兒音五分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

間應劭曰石間山在大山下

下吐

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

城西北至盧胸

山名胸音胸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

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

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為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

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音之向反

又入張掖酒

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

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蹏

利堅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

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且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

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

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

搜

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師古曰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

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

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即祈連山也

斬首虜萬餘

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

凌雅曰按考與云

臣瓚注六月禁踰侈

七月大搜則搜索踰

侈者不必閉城門大

搜益搜益人耳

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

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搜謂索姦人也渠黎六國使使

來獻渠黎西域胡國名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古師

日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

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建持之以為威也分音扶問反刺

史郡守呂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

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酤音權

較師古曰權者步渡橋今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之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酤音

上護反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

地祠常山瘞玄玉瘞埋也瘞音於例反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

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悞棄市悞音如掾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張

日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及勇

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凡七科也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

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

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

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

日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酈為

昌邑王孟康曰酈音博晉灼曰許慎以為肩酈字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

五十萬減死一等

大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因杆將軍敖

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

而傳寫者誤為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鉤弋趙婕妤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為皇太后而起

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

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臣饋宗廟渥洼水出天

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蹏呂

協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為麟趾裏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為名而官有常形

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

改鑄為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裏音奴了反

因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

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

成山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登之罘罘音浮浮大海

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

漢書帝紀

卷六

三

露首山見臣出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泰山非是所謂黃金為麟趾馬蹏者蓋用首山金為之耳故詔先叙三瑞下乃云以

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

禮石閣夏四月幸不其其音基祠神人于交門宮應

曰神人蓬萊若有鄉坐拜者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

仙人之屬也鄉讀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

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

廟下服虔曰趙所邑中蛇歿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

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

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廼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秋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

海縣也二公主皆衛皇皆坐巫蠱秋夏行幸甘泉秋

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師古曰

說也壬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

菴大戰長安師古曰屈音丘勿死者數萬人庚寅太

後平蠱事
評庚太子
江充兩傳

子亡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應劭曰時太子

亦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

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湖縣名也

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

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

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

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

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峻雞與虜戰多斬首通至

天山虜引去囚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蒼下獄要斬妻子梟首本無于字鄭氏

曰妻作坐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蒼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秋蝗九月

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

師古曰雍扶風之二縣也二者石之數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應劭曰齊國縣也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石

閏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奉時遂幸安定昌邑

獲屈蒼以

于故受戮

詳具本傳

郡放曰昭

新禮謂不

在後二年

者皆勿聽

則當補後

元年

王雖曰武

帝雖浴文

是故事復

為後元然

始以後元

二字加于

年上此為

異也非史

官追書之

若

王罇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巡于北邊

見羣鶴畱止臣不羅罔靡所獲獻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

獲薦于泰時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

商丘成有罪自殺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侍中僕射莽何羅與

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

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

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

蓋屋五柞宮晉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蓋音張流反屋

音竹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

諱故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續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入

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臣贊曰自崩至葬丁十八日茂

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

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

謀於眾人誰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

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

可為事者也

三二

褒雅隆曰

此替筆多

所不滿于

帝者都包

文景之恭

儉一句微

婉曲委深

德史臣之

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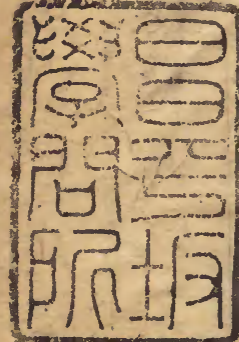
王世貞曰：身治而身亂之者，曰秦始皇；曰漢武，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興資矣，一念之怠而才為敗資矣。

陳仁子曰：讀武帝赦鴈門軍士之詔，知帝之窮兵亦迫而後應者也。何者？建元六年，帝猶和親也。元光三年，馮邑之襲擊，帝猶下羣臣議也。今年寇上谷，明則帝之用衛霍，殆不能自已於斯者。軍士之

陳仁子曰：三代禮樂絕于漢。至漢武，稍知興復如兒寬、講封禪、趙綰、草巡狩、馬相如為詩賦、李延年協律、雖慕其名，未究其實。當時齊魯諸儒間有

存者在廷，有一董仲舒而帝不能用，乃以付之寬。綰數子吾知帝不足論禮樂矣。元朔詔曰：舉遺典禮，以為天下先。噫，帝不能用人，亦豈足任考文制度之事。

丘濬曰：武帝有大功于世，如表章六經、行夏之時、萬世之下實有賴焉。或者乃以窮兵黷武比之秦政，吁，何其少怨哉。



文化甲戌

